

系列长篇小说

朱元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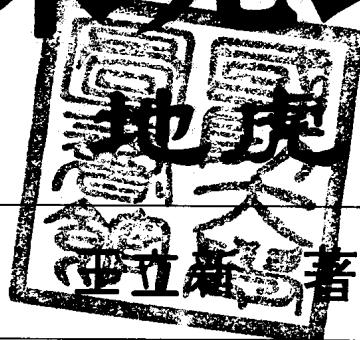
地虎





国防大学 2 061 4310 9

朱元璋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京)新登字 172 号

责任编辑：王 军

朱元璋·地虎

王立新 著

*

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二〇二工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2.875 印张 5 插页 346 千字

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4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300 册

ISBN 7-5059-2176-2

定价：13.80 元

I · 1547

目 录

第一章 橫空出世

- 一、谁家大火 (3)
- 二、和尚外公的秘密 (12)
- 三、小和尚想做皇帝,他觉得当皇帝
好玩 (24)
- 四、烈火深处,金花以身相许,朱元璋
尝到初恋的滋味,没想到 (37)
- 五、有紫衣人相救,他成了云游淮西的
乞丐 (51)
- 六、石人一只眼 (63)

第二章 红巾元帅

- 一、九夫长与八寸金莲 (79)
- 二、二十四壮士 (90)
- 三、横扫定远,朱元璋遇见一个风流寡
妇和一位自称“萧何”的人 (106)

- 四、就在元军发呆时，朱元璋奇兵杀出 (118)
- 五、朱元璋仰天若有所见，大骂道：“吾何负尔，竟要用毒酒来害我？” (133)
- 六、朱元璋说，孙元帅遇害，我也不想活了 (147)

第三章 进攻集庆

- 一、金花死了，雌雄剑顿失锋利 (163)
- 二、猛将常遇春一刀将自己的发髻和顶肉一齐削落 (176)
- 三、把船沉到长江里去 (189)
- 四、借刀杀人 (203)
- 五、几人欢乐几人愁 (216)
- 六、一片降幡出石头 (227)

第四章 营建江南

- 一、朱元璋说：就称吴国公算屎了。 (243)
- 二、高筑墙，多打粮，缓称王 (256)
- 三、听说士德死难，张士诚一蹶不振 (268)
- 四、一剑下去，斩碎了少帅李文忠的心 (282)

五、浙东四大儒 (296)

第五章 决战鄱阳

一、陈友谅他爹说：咱们回去打鱼吧！

..... (313)

二、刘福通的女儿被韩林儿当午餐吃了

..... (327)

三、洪都被围八十五天，连刘伯温都没
有算到，以为只是谢再兴造反

..... (341)

四、二十万对六十万，中国古代最大

规模的水上大决战 (355)

第六章 洪武皇帝

一、为了羊儿年，两家称吴王 (3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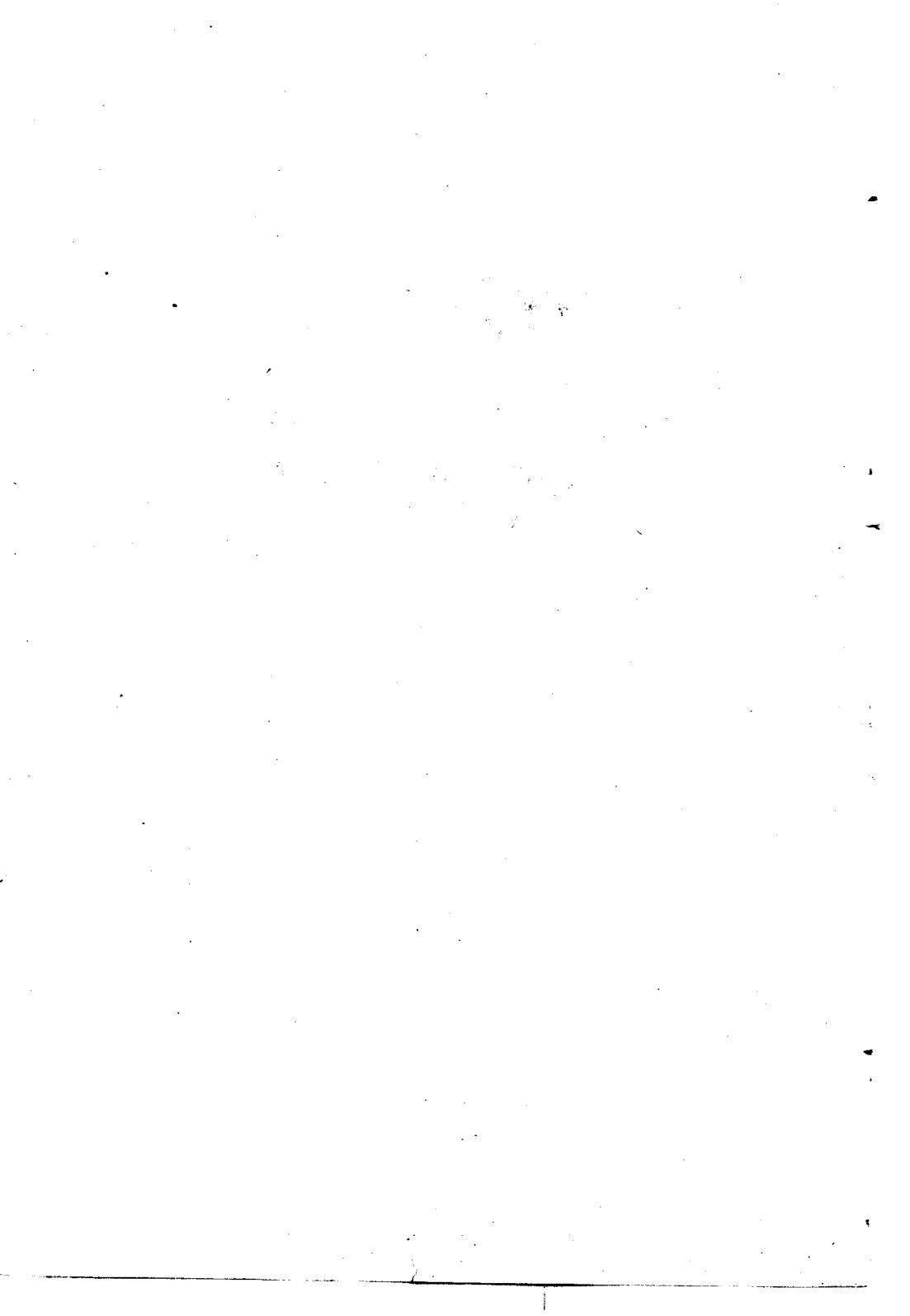
二、行者当行，止者当止 (383)

三、和尚圆寂了，天下是皇帝的天下

..... (394)

第一章

橫空出世



一、谁家大火

已经好几个月没下过雨了。虽然立了秋，天气还是那样炎热，田地里旱出了一条条龟缝，许多虫蛇都忍不住在里面爬进爬出。禾苗都干得一点就着。人们眼见今年又要颗粒无收，都只好去各个庙子里祈神求雨，可一连求了十来天，还是热辣辣的毒太阳，天上连一丝云彩也没有。上年纪的人都说四十年没有见过这么无情的干旱。许多农夫都失望得不再下地干活，只有太平乡孤庄村朱五四一家还拼命从皇觉寺的龙兴潭中挑水回来浇那两亩租来的薄地。

陈氏跟往常一样还是挺着个大肚子从龙兴潭里挑了水顺着七十七道拐往凤皇山坡上走。她感到很吃力，渐渐落在了丈夫五四和两个儿子后面。丈夫让她慢一点，先歇一歇，便和孩子们挑着水消失在山脊的另一面。

陈氏喝了一口木桶里的水，顿时感到五藏六腑一阵说不出的清爽。龙兴潭里的水一年四季总是那么清澈，那么丰盈，即使今年大旱，潭中的水也落得不算多。而且这凤皇山涧中涌出的泉水还有一股淡淡的香味。尤其奇异的是，夏天越是炎热，这潭中的水就越是刺骨，反而到了冬天，越是寒冷，这水却越是温润。人们都说凤皇山是一条龙，这龙兴潭中的水是龙吞吐出来的唾液。记得父亲在世的时候，他总说凤皇山中的皇觉寺是龙脉所在。父亲曾指给她看，皇觉寺正对龙兴潭，又被潭水环抱。卦书上讲：“水来之处谓之天门，

若水来而看不见源流，谓之天门开，天门开则财源茂盛。水去处谓之地户，不见水去谓之地户闭，户闭则财运用之不竭。”而皇觉寺正好落在门开户闭的穴位上，地势宽平，气势阔大，前不破碎，坐得方正，枕山襟水；夏秋之交，雨霁之后，还常有赤黄真气上升。

陈氏其实不懂这些，她最近心里很害怕。一是因为天干，怕地里的收成不好。二是肚子中的这个孩子都怀上一年多了，还没有一点出生的迹象。村子里好多人见了她都躲着走，好像她肚子中藏着个妖怪。三是前天突然做了一个怪梦，她梦见了自己的父亲。自从父亲九十九岁那年去世后，她很少梦见他，听人说梦见阴间的亲人在损阳寿的。她很害怕。

她父亲年轻时是南宋末年大将军张世杰的传令兵。那时宋朝的气数已尽，只有张将军和陆秀夫丞相还保着个8岁的小皇帝被元朝的大军追得东躲西藏，一直逃到南边靠海的崖山。20多万逃难的军民在大海上飘来飘去，没有水喝，父亲说海水是喝不得的，那时很多人渴得受不了就去喝又腥又涩的海水，结果又吐又泻。等到一和蒙古人开战，全没了力气。结果上千条大船被包围，陆丞相用一把剑先杀了自己的一家老小，叹了一口气就背着小皇帝跳海死了。父亲保着张世杰将军杀出了重围，可一看皇帝没了又遇上了大风浪，末了，张将军把手中先皇所赐的一柄“干将”剑，交给了父亲，让他逃回去，自己对着天空吐了三口血，也跳进了大海。后来船翻了，当日有10多万人的尸体浮在大海上。父亲说，他全靠自己的运气才骑在一头海龟背上，逃上了岸。他原来就会一点巫术，从此就藏着那把宝剑，靠给人画符念咒、看风水、合八字，一路躲避官军，隐居到了盱眙津里镇。到了晚年，父亲常对陈氏他们含着一泡泪水讲这段往事，惹得周围的人都哭。后来那把剑又作为纪念物给了陈氏，至今还挂在家中的破壁之上，也不知锈了没有。

陈氏知道父亲很相信命，他给许多人算命都很灵验。父亲很早就说她将来会生一个大富大贵的儿子。十六岁那年她被父亲许配给了朱五四。因为元朝的时候，汉人地位低，没功名的人都不能取名，

所以大家都把自己的生日当名字。五四是阴历 5 月初 4 日子时生的，他一家都从江苏沛县迁来，沛县出过一个皇帝叫刘邦，父亲说朱家很有些王气。陈氏不知道什么是王气，她只知道朱家很穷。为了生计，朱家搬了好几次家。从沛县到金陵的句容，再到泗州盱眙津里镇，而后又迁到灵璧和虹县，最后才定居在现在的濠州钟离太平乡。五四，是个本分的庄稼人，他俩已经生了三儿二女，可看不出孩子们有什么出息，反而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吃了上顿没下顿，怀上这第六个孩子，又迟迟生不下来，他们夫妻俩都很犯愁。

前天父亲到她的梦里来了。

父亲头戴黄冠，身穿红袍，胸前垂着一大把白髯子。

父亲从西北方向飘来，手中捧着一颗闪闪发光的药丸，就像天上的星星。父亲小心翼翼将药丸送到她手上，定睛一看，药丸越变越大，光呈紫色，越来越亮，很刺眼睛。

她忙问：“爹，这是什么？”

父亲却只是微微一笑，不知怎么就把药丸塞进了她的口中。

醒来，全然不见父亲的影子。她赶紧把这个怪梦告诉了丈夫五四，他不信。

但整个房间里却充满了一股说不出的清香。

这时天空里猛的一个炸雷。

陈氏一抬头，原本烈日当头的天空忽然有一股阴云翻滚着向太阳袭去。阴云中似乎有一条金蛇在同太阳搏击，它时而横贯天空，时而又拔地而起。太阳正在一点一点地消失，在太阳缺口的边上出现一轮惨白的光环。天空骤然昏暗。整个凤凰山的山野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几步开外已看不见景物。

“天狗吞太阳啦！”有人远远地喊着，声音中充满了惊惧。

陈氏心里一阵惊慌，想跑，又舍不得那两桶水。就在她犹豫的时候，突然有一道刷白的闪电把她身边的两个木桶劈成了碎片。陈

氏只觉得脊背上被什么东西狠命地抽了一下，她感到全身发麻，重重地摔了一跤，她想喊叫，嗓子眼又像是被一团乱麻堵住了一样，喊不出口。此时，她的腹中一阵巨痛。天更昏暗，更阴森了。不能让这个孩子生在这里。陈氏挣扎着爬起来，跌跌撞撞地向附近的皇觉寺走去。

皇觉寺原来叫于皇寺，座落在凤皇山与龙兴潭之间的白云崖上。这个寺的规模相当大。相传北宋时代，有位姓于的皇后，母亲怀她时，恰逢兵乱，逃难到这白云崖上，把她生在了乱草丛中。母亲当即死去。是夜，附近孤庄村里的人发现白云崖下有一团红光不散，便有几个好事之人前去察看。谁想那光亮处是两只猛虎温驯地守着一个婴儿，众人大为惊奇，便把她带回村交给一对年老夫妇收养。若干年后，这女孩出落得楚楚动人，后来竟被选入宫中作了皇后。不久，朝廷下诏，就在这白云崖建起了一座气势不凡的寺院，全寺一共有三进。一进山门，前殿两边排列着四大金刚，横眉怒目，中间坐着大肚子弥勒佛，一脸笑容。背后韦驮菩萨拄着降魔宝杵，是个护法。二进是大雄宝殿，正中坐着如来佛，两旁是十八罗汉。三进是禅堂，左边是伽蓝殿，右边是祖师殿。寺中历年来的香火都很兴旺，只是今年大旱，渐渐有些冷落。

当陈氏恍恍惚惚走进前殿时，寺中没有人。近来小和尚们都被方丈支派出去化缘去了。陈氏靠着弥勒佛像喘息，身体不由自主地顺着佛像的大肚子下滑，竟一下仰卧在这尊笑佛的脚下。

此时，寺外风雨交加。陈氏听见响亮的雨点猛烈地击打着头顶的瓦盖，不时还夹杂着树干被暴风雨折断的声响。她担心家里的茅屋会不会被这突如其来暴风雨掀开，她还担心丈夫五四和孩子们……，她的肚子却越痛越烈。

忽然，寺门口传来了兵刃相交的争斗声。紧接着又听见有人在吆喝：

“往哪里走？”

“快，快堵住东边！”

“不能让反贼跑啦！”

接着似乎就有一大群人向这殿里奔来。

陈氏一惊，立刻爬到了弥勒佛的背后躲藏了起来。

最先奔进大殿里来的是位中年妇人，她早已全身湿透，衣衫破碎，怀中还抱着个小孩。她一进殿门便昏倒在一尊罗汉脚下，孩子摔在一边，也不知死活。随后，门口出现了一位虬髯大汉。他手中拼命舞弄着一把刀，背上中了两箭，浑身是血，样子十分恐怖。门外还有人在放箭，但都被那汉子手中的刀光封了，只是箭头撞击钢刀的声响格外刺耳。

只听门外有人喝叱：“妈的，咱们七个人，还能跑了他不成。不用射箭，进去抓活的！”

那汉子一看没有箭来，也停止舞刀，他想赶快关上那两扇厚重的殿门。但风太大，那汉子连试了两次，门都没能关上。眼看着他有些支撑不住，外面的人就要攻进来啦。

这时，从大殿的后堂却走出了一位老和尚，已经看不出他的年纪有多大。只见他头戴僧帽，身穿一件阔大的褐色百衲衣，长得容貌恐怖，整个就像块僵硬的腐肉，额头凹陷，眉长半尺，圆眼，厚唇，鼻孔朝天，脖子向右有些歪，但目光闪亮如炬。陈氏早就吓得魂不附体，此时偷眼一看，此人正是皇觉寺中的方丈长老昙云大师。因他平日经常给方圆百里的百姓治病，医术高明，虽面相狰狞，却已被大家当作是个活佛转世。

当下昙云大师立到了殿门口，让那虬髯大汉退到一边，逆着大风不紧不慢地对门外那帮官兵叫道：“本寺乃佛门胜地，望军爷不可在此行凶伤人！”

话音未落，突然有两枝长箭飕飕向他射来。昙云大师轻轻一抖袍袖，只见那两支利箭在风中立刻转向，呜呜作响反射了回去。随后就听见门外传来两声惨叫。

众军兵见他如此轻易地就重伤了自己的两名同伴，无不骇然。领头的武官怒喝道：

“兀那和尚，你敢袭杀官军，要造反不成？”

昙云大师道：“狗鞑子！平素行凶作恶，残害百姓，人人可诛！”

那武官道：“妖僧，你可知我们捉拿的人是谁？他是白莲教贼子，普天下要捉拿的钦犯韩山童！”

昙云大师听见“韩山童”三字时，心里一惊，转头问那虬髯大汉：“他这话可真？”

那汉子全身鲜血淋漓，右手仍提了刀，勉强撑着身子，说道：“晚辈，晚辈……刚从狱中逃出。”一句话，显然是承认了自己的身份。

“你可是赵州染城韩学究的后人？”

那大汉也吃惊道：“大师认识我父亲？”

昙云正欲回答，忽然有两名蒙古兵已挥刀自左右向他的头猛砍过来。

这两刀本是偷袭，来势好不迅疾，双方距离又近，实是难以闪避。

昙云身子往后一仰，使出一个铁板桥，两把刀几乎同时从他的胸前掠过，收势不住，双刀交错，火星飞溅。

说时迟，那时快，昙云大师又感觉身后又有两柄长枪刺到。

韩山童不禁大声惊呼，举刀扑向两名执长枪的士兵。可是他本已负伤，背上两枝箭还未拔下，身刚纵起，口中只“嘿”地一声，便摔在地上。饶是如此，他手中的刀却乘势脱手飞出，竟砍在了一名官军的脖子上，顿时鲜血飞溅，眼见不能活了。就在此刻，昙云大师突然两脚一蹬，大袖飘飘，凌空飞起，左右两手各抓身后两柄刺来的枪头，身在空中分开两腿猛力飞踢左右两边持刀官军的心窝。那两名官军何曾料到老和尚身手如此敏捷，顿时闪避不及，吐血身亡。

剩下的两位官兵竟立在原地，都呆了。有一位仍握着先前刺出的长枪不放。

寺外，风雨已住，一时间大殿中一片死寂，仿佛能听见活人的

心跳。

突然，佛像背后传来一声婴儿的哭声。

那声音使得昙云大师心头猛的一颤。

原来陈氏在佛像后吓得不敢喘气，腹中的阵痛却随外面的拼斗一阵紧似一阵。她额上的汗珠滚滚而下，嘴唇已被牙齿咬破，感觉自己几乎快昏死过去。终于，在这血腥气中，她腹中的婴儿呱呱坠地了。

就在昙云大师心头一颤的刹那，那握枪的士兵撤手便向寺外奔去。那武官却执刀跃向了弥勒佛的背后。

大师心念一闪，顺手操起一把长刀飞掷向那个士兵的背心，只唰地一声，刀穿心而过，刀柄仍在后背微微抖动。那士兵往前踉跄了五、六步，方才扑倒在地。

昙云回头再看殿中，只见那武官拖着陈氏母子二人，举着腰刀正往门口走。那刚出世的婴儿哭声响亮，身长约有二尺，身上还裹着赤红的胎衣，被母亲紧紧搂在怀中。陈氏自己却赤裸着下身，连婴儿的脐带都未曾剪断，一头乱发被蒙古武官死命揪在手中，脸色惨白，眼中流露出绝望的神情。

昙云双手合十口称：“罪过！我佛慈悲。军爷又何必这样伤天害理，折磨无辜百姓。”

那武官一声狞笑，狂叫道：“老秃驴，再不闪开，我就劈了这母子二人！”

昙云害怕冒然出手，伤了那母子二人，只得退向一边，心中十分着急，若是让这鞑子逃了回去，皇觉寺必将大祸临门。

谁想那武官只顾提着刀，全神贯注地防备昙云，脚下却被刚才昏倒在地的韩山童给绊了一下，就在他低头分心的一刹那，昙云早已使出了平身绝技“七阴掌”，隔空向那武官头上击去，但听得几股掌力破空而出，那武官并未头破血流，右手的长刀却已哐当落地，他左手抓着陈氏的头发，兀自不倒，但已说不出话来，只是两眼恐怖地直瞪着前方，似乎还不相信自己的内颅骨已碎成粉末。大师赶紧

抢到陈氏跟前，一手扯断脐带，将婴儿抱在了自己手中。

在陈氏与那武官倒地的同时，那婴儿竟奇迹般停止了啼哭。

当昙云大师替韩山童取下两枝毒箭，敷上拔毒生肌之药时，那两对母子已在寺中另外几位长老的救护下醒来。韩山童挣扎着站起来给昙云跪下磕头说：

“大师救小人一家三口性命，山童给你老人家磕头。”

昙云伸手赶紧扶起，道：

“不须行此大礼。”

他发现韩山童的手十分冰冷，微微一惊，问道：“你可还受了内伤么？”

韩山童说：“小人自从河北越狱后，途中和鞑子派来追捕的鹰爪接战四次，胸口和背心给一个番僧打了两掌。”

昙云搭他脉搏，但觉跳动微弱，再解开他衣服一看伤处，更是暗暗吃惊，只见他中掌处肿起寸许，受伤着实不轻，换了别人，早就支持不住，此人千里奔波，力拒强敌，当真英雄了得。当下命他不可说话，在寺中静养。

此时，陈氏抱着小儿来拜谢昙云。大师再仔细看那新生婴儿，头上命门处竟有一块奇骨贯顶，凹鼻吊阔唇，耳小廓厚，颊骨突，下颌肥，乃是华盖与天煞之相兼而有之，而且煞气中又有佛气和桃花相杂，这倒使昙云百思不得其解。

按照华盖相而言，此子将来虽然聪明有才，气傲性孤，但终究是出家游方化缘的命。而从天煞相来看，此人同时具有“发前神煞”、“驾后天煞”。天煞中又暗含“天哭、天喜、天龙、天狗、天狱、天赦、天罗、天罡”八股阴气。

难道此子真是有大贤之厚朴，又有大奸之残暴的异人吗？掐指一算小孩的生辰八字，竟是“戊申丑末”四库俱全，乃是天下罕见的真人之命，昙云大师心念一闪，对陈氏道：

“贫僧看令郎面相，杀气过重，日后定有八重血光之灾，你可愿意舍他给老僧为徒？”

陈氏赶忙再拜道：“奴家和犬子的命都是大师所赐，日后能将犬子侍奉大师，是他的福分。”

于是昙云当即给这个婴儿取名“重八”，学名“元璋”，字“国瑞”。

接着昙云又从禅房内拿出了两方布满鱼鳞彩纹的红方巾，同时叫来韩山童的妻子杨氏和她的儿子韩林儿。刚三岁的林儿，一见大师的脸，直往母亲怀里钻。

昙云并不理会，却缓缓地说：“这两方红巾，是老僧上月从寺下龙兴潭捕获的两尾金色鲤鱼肚中得来的。两个公子有缘，拿去做个裹肚的红罗幛吧！也许能给两个孩子避避灾病邪气。”

两位妇人各自喜在心里，又再三嘱咐陈氏，不可将今日寺中的事泄出去。正说话间，门外突然又闯进一个刚从外面化缘回来的和尚，来报喜讯：

“方丈，不好啦！朱五四家突然失火啦，全村的人都在救火，要不要派几个人去帮忙？”

“胡说，今日刚出事，怎敢再出事！”

当昙云和众人走出皇觉寺向东北方向观望时，只见整个孤庄村都已陷入一片大火之中，那火苗腾起一股烟云，竟把一方天空映得火红火红，就像是五彩祥云一般。

陈氏惨叫一声，大呼：“天哪！天哪！”

昙云大师双掌合十念一声：“阿弥陀佛！”

众僧齐应：“阿弥陀佛！”